

開放文學 – 風花雪月 – 再生緣 第二十九回 徵東將奏凱回朝

詩曰：金台掛印定山東，胡虜彷徨拜服同。血本陳情先盡孝，皇恩寵渥始旌忠。

傳家禮義千秋壯，鎮府旗槍萬古風。離合悲歡俱歷過，一堂佳慶喜無窮。

轉眼端陽是昨朝，時光迅速去迢迢。榴花照日紅似火，鸞葉翻階綠未凋。旭日當天棚已蔽，薰風入座扇初搖。小窗幽靜重開卷，長畫情閒再舉毫。說到團圓文似錦，理分屈直筆如刀。高人不厭猶青目，敢借餘工未即調。前本曾云王少甫，徵東一戰立功勞。救回嚴父冤情白，血本連名奏緒袍。天子九重親目覽，要將忠佞斷分毫。

話說元天子覽罷奏章，又把供狀私書對了個明白，方知劉侯父子的惡款般般不假，件件俱真。

成宗天子變龍顏，眼看私書嘿嘿然。半晌低頭生怒色，移時愁目皺眉門。連看血本龍心慘，忽見私書悶氣添。長歎一聲還俯首，沉吟暗想不明言。

咳！這是寡人不明，以至忠奸莫辨。

何知奎璧是奸人，如此行為如此心。白日無能難中箭，竟思舉火小春庭。若非進喜通消息，已被他，害死安邦定國人。朕在都中難得曉，竟將那，夫人手札當為真。一封聖旨雲南去，生生地，逼死多才孟麗君。

啊呀匹夫呀，匹夫！你倒為蓄心不善，致有今日之災。

國丈劉侯負朕躬，私通外國害忠良。空居國戚王親位，沒有忠君報主腸。犯到這般如此罪，寡人也，難留情分為昭陽。

啊呀，劉捷這奸臣呀，你去盡了女兒的顏面！

中宮在世性情和，齊體拱宸聽政多。此臨死地曾猜到，果然件件不差訛。你們父子違王法，卻令那，去世中宮體面無。

咳，劉后娘娘呀！

九泉莫怨朕無情，此是你父罪太深。賣國私通饒不得，論起來，千刀萬剮也還輕。今朝且自加威嚴，等一等，文武班中保奏人。果有朝臣來保奏，寡人格外再開恩。成宗天子沉吟罷，頃刻之間變怒形。座上挺冠敲御案，一聲高叫發雷霆。

啊呀愧哉！這是寡人無道，有屈忠臣了。

劉侯作弊把君蒙，定與山東巡撫通。借劍殺人真大膽，縱兒不法好奸雄。若非血本明冤枉，屈殺了，衛煥亭山二位忠。

啊呀呀權臣，爾好生欺朕！

寡人年少坐朝中，全仗文武將功。你做公侯和國丈，反行作弊昧君王。欺君閣上該何罪，縱子為非太逞強。大膽敢通鄔必凱，精忠不舉鄔明堂。既然沒有皇親情，朕豈肯，留你居朝種禍殃。

啊呀奇哉！不意殿上竟有如此奸臣。

不求久享國安寧，反願王家少太平。兩次邊關來報捷，他就用，一封手札去通音。這般動作真堪駭，竟不像，去世中宮本性情。今日兩樁憑據在，朕躬豈敢有私心。可喜衛煥亭山等，三載忠心不負君。待等班師來闕下，寡人一一再加恩。

咳！好兩個忠臣的兒女，他竟用血本陳情。

忠臣良將出名家，太平待詔來都下。朕好把，兩個相邀到京華。

嗯！鄔司馬，爾就領下供狀私書，候劉奎璧解到，父子一同審問。再，先鋒熊浩亦在京中候旨，一體加封便了。

司馬聞言心內歡，先鋒見語喜非常。金鑾殿上同稽首，拜謝皇恩剖佞賢。元帝座中長歎氣，一聲旨下又差官。

嗯！錦衣尉何在？速帶羽林軍二百名，圍住國丈府抄查全家，拿下監獄，並將劉侯一同監禁聽審。再著兵部差官到雲南取他眷屬，候審施行。領旨！

一聲旨下不留停，兩路差官各起身。天子散朝司馬出，先鋒復謝老師恩。回歸寓所無他事，只候班師奏凱人。元主退朝歸正寢，昭陽獨坐起幽情。叫聲結髮劉皇后，朕負賢卿一片心。國丈為兒身犯法，卿妻難怪朕無情。今朝駕歇昭陽院，伴一伴，賢德東宮國後魂。天子沉思長歎息，聲聲惟怨後皇親。思情獨念劉皇后，不肯開言罵佞臣。不表成宗元帝主，且談天使要拿人。遵聖旨，奉綸音，立刻飛身上馬行。帶領羽林軍二百，滔滔一直赴劉門。白靴校尉提繩走，花帽將軍帶劍行。人語嘈嘈填大道，馬蹄滾滾起征塵。分飛直奔劉侯府，唬倒軍民百姓們。

啊呀呀，怎麼了？這白靴校尉出來定要抄官宅了！

如何一徑向劉門，莫是將抄國丈家。皇上之親敢搖動，誰人大膽竟奏他？算來到底中宮死，萬歲爺爺情分差。一路軍民齊擁塞，錦衣尉，指揮左右免喧嘩。來將國丈侯門府，先把街坊巷口查。甲士重重齊擁塞，欽差馬上把鞭加。一到府前忙下令，羽林軍，團團四面困劉衙。錦衣尉內高聲喊，嚴守森嚴莫放他。一片人聲來得猛，只唬得，劉門僕僮亂如麻。

話說劉府中那些僮僕，一見這般光景，也等不及再排雁翅見了，一個人向裡飛跑通報。

劉侯正在賞園亭，坐對荷池飲數巡。幾個美人同服侍，得寬心處且寬心。周姨卻在前廳上，指點丫鬟做事情。寶氏含香傍首坐，懷中抱子喚娘親。正然家內歡娛處，僮僕紛紛進院門。亂喊亂呼稱不好，侯爺今在哪方存？羽林人馬齊圍府，校尉將軍共抖繩。只說主人身犯法，奉君王旨要施行。侯爺今在何方去，或是私逃或就擒。言未訖時齊吶喊，白靴校尉入中庭。躍身飛步呼抄物，抖索提繩喊捉人。一眾家人皆四散，跳牆上屋要逃生。周姨唬得全無魂，寶氏含香哪有魂。手抱孩兒忙欲躲，香羅掩面吐悲聲。一班校尉來堂內，二位欽差也進廳。喝令一聲齊綁下，今朝至此奉綸音。眾人對應齊齊上，周淑娘，按住驚慌問一聲。

啊呀，你們果怎麼，眾人來到內堂撒野！

一班校尉就行強，先綁裙釵周淑娘。回轉身來拉寶氏，錦衣尉，上前飛手奪歸郎。孩兒驚得低頭哭，寶氏魂飛著了忙。高叫欽差休動手，娘兒同綁不分行。眾人立刻提繩索，綁了個，娘抱兒來兒抱娘。上下人丁俱已捉，紛紛入內便抄房。滿堂什物真堪歎，一室悲聲實可傷。呼喊齊聲拿國丈，欽差飛步下迴廊。忙忙竟向花園走，帶領諸人勇莫當。國丈花亭方飲酒，一杯一盞注瓊漿。俱紅依翠深佳興，布席歸簷入醉鄉。幼子貴哥陪著坐，諸姬揮扇立於旁。眼前花木消愁慮，身體娉婷動樂腸。正在歡娛來飲酒，園門跪進小梅香。心內急，意中忙，連叫侯爺快入藏。不曉哪方強盜至，綁下了，周姨太太寶姑娘。上房什物俱遭劫，伏乞侯爺做主張。三位佳人俱唬倒，劉侯座上大驚忙。

啊呀怎麼說？當今萬歲爺的王都哪有強人打劫！

丫鬟未及再雲回，已聽轟轟發喊聲。國丈擲杯呼不好，果然宅內有強人。忙出座，急抬身，壁上飛提劍一根。搖動玉環離了鞘，一邊勒袖一邊行。未曾出得花亭外，校尉紛紛已進門。三美妾，嘍哭推翻羅綺席。貴哥兒，一跤跌下賞花門。一班校尉齊聲喝，錦衣尉，看見侯爺大吃驚。

啊呀老侯爺，還不伏罪麼？

奉旨抄家非等閒，如何拔劍要當先。快些就縛休如此，豈不知，逆了君王是逆天。國丈聞言容失色，退行幾步擲龍泉。前堂後室俱搜盡，眼目登抄概點明。抄到書齋經史內，內中搜出一書文。稱呼叔岳多親密，下具山東巡撫名。只為此書千條重，名書一併奏明君。慢談封鎖劉侯府，且表欽差押犯人。辦事情來覆命，九重天子降綸音。

話說錦衣尉入朝覆命，元天子暗思道：劉捷的長子奎光，現在雁門關鎮守。近日單于國又興人馬，卻也虧他不請雄師，情願自家拒敵。但是劉侯犯到這般惡款，也須得拿解來京。

其實今當用武時，怎生下詔去擒之？不如且待消停罷，坐聽輸贏再主持。天子沉吟心已決，即時傳諭部中知。

卻說元天子立時傳旨：著錦衣尉將劉侯眷屬同下監牢，不必再上金鑿當面。劉奎光慢行拿問，他若退得單于，將功折罪。若然失守片地，一同父弟正法。這一道聖旨下來，劉國丈與小孫幼子，妻妾嬌姬，一窩兒同歸牢內。

一家老幼下牢門，酸苦之言不可聞。國丈嗷呼姬女慟，一雙孩子吐悲聲。劉侯心緒如麻亂，愁恐奎光亦被擒。只為自家無遠慮，致令合宅要捐生。今日都在京中死，劉氏門楣沒一人。國丈悲思心痛苦，歎一聲，刀頭做鬼是收成。當時拿下監牢內，外戚威風一日傾。魂飛海外悠悠去，氣塞喉中慢慢還。片晌昏迷方啟口，叫一聲，欽差拿我為何因？

啊唷欽差大人，我有什麼惡款，今日奉旨抄家？

錦衣侍衛說根基，國丈劉侯發暈迷。暗叫一聲吾死也，今朝無計脫身軀。萬般起事多因此，一旦遭殃久為伊。早知射袍原不中，為什麼，傷天害理弄玄機？竟非皇甫爭人配，反是癡兒奪友妻。我在皇都難細曉，怎知言語盡皆虛，千方百計依隨你，到今朝，報應臨頭要喪身。

啊唷冤家呀！

既然兩家結仇家，供伏如何遞與他？親筆招成移不得，私書現在罪重加。若非因你成仇恨，我如何，平地風波害少華？事已這般追悔晚，也只好，爺兒挽手入黃沙。劉侯想到傷心處，面色土狀手足麻。只見欽差親動手，連稱得罪你休嘆。劉侯被綁難回手，向北含悲叫翠華。

啊唷君王呀！

劉侯合族受皇恩，俱沐朝廷雨露深。此事情知臣有罪，萬千無奈負明君。千刀萬剮應該受，犬馬相酬再轉生。國丈言完無一語，推出佳園已離亭。貴哥旁立諸姨泣，隨著劉侯向外行。當下押封財共寶，欽差帶犯去回君。義子不來親繼父，門生哪去拜師尊？奸雄勢欲如冰雪，真個是，容易消來容易傾。慢表已拿劉國丈，且談回馬轉衙門。

話說鄺司馬見皇甫少華血本辨冤，治倒了劉家父子，心中十分歡喜。又向本衙門走了一回，見發下來的血本，有小春庭一節，不覺心中頓歎一聲：奇哉！此事從無知曉。

不期皇甫少華君，倒與劉家結了親。我尚愁其思正聘，誰知私定貴千金。既然已有劉門女，鄺明堂，且把尚書做幾春。司馬暗思乘轎轉，家僮伺候進儀門。書房見過梁丞相，園內重參繼父親。早晚省親從不少，坐中談及報冤情。人人嗟歎劉侯府，個個稱揚皇甫門。年少尚書歸內室，素華小姐起身迎。未曾伏侍除冠帶，先到香房訴密情。司馬細言其內事，歎壞了，皇封一品國夫人。

咳！這叫做天網恢恢，疏而不漏。

當年我若嫁奸人，今日相同下獄中。報說午時三刻了，一個個，法場斬首血流紅。幸虧立意投池死，免得清名一旦空。難得朝廷憐孝義，公私立斷佞和忠。三年兩變真奇怪，一處亡時一處隆。梁氏夫人嗟報應，少年司馬笑融融。翠眉微蹙朱唇綻，斜靠香肩訴曲衷。

呀，賢妹啊。

劉侯庶出一紅顏，耿直為人性卻賢。昔日為兄曾放火，他因報信到花園。終身已托芝田體，只待榮華結好緣。雖然二姓冤仇大，劉郡主，與他有德卻無冤。休言皇甫郎君喜，就是公婆也必歡。你我不如休說破，安心且過二三年。彼如只要劉家女，依舊是，你做夫人我做官。梁氏夫人聞此語，癡心打退變花顏。含嗔含笑稱奇怪，怎與仇人結了緣？皇甫郎君忘舊念，我們何必再言。相隨姐姐安心住，有甚愁來有甚煩。奴也並無生妄想，不妨相守到天年。尚書見說心中喜，對坐談心兩意歡。慢表少年司馬事，且言御史一清官。

卻說皇甫夫人的胞兄弟御史尹上卿，年才三十四歲。夫人祝氏所生一男一女。小姐芳年二八，小字蘭臺。生成玉貌，長就蘭心蕙質，頗有個謝道韞的才名。這公子方交十二，也生得伶俐聰明。家中不請二師，倒是尹小姐慇懃課弟，只不過尹上卿看看文章，講講書禮。這小公子肯發奮埋頭，漸漸得了神童之譽，近遠俱已傳聞了。

一門和氣有禎祥，兒又聰明女又良。小姐香閣無許字，烏台用意選東床。合家吉慶真堪羨，御史為官膽又強。正色立朝人懼怕，劉侯一見也彷徨。成宗天子心歡悅，不肯升遷轉別堂。令彼在朝為御史，痛恨奸佞進忠良。上卿因有親情在，不敢輕題皇甫郎。三載未知真實信，懸懸一念掛心中。從聞宣撫吹台寇，更兼一，少甫東征事一椿。雖只心疑皇甫後，匆匆未及認端詳。王華也為更名姓，怕到西台柏府行。兩避嫌疑猶未會，因而御中不知詳。今聞血本陳情事，驚喜相交謝上天。報應無差分善惡，天公真不負忠良。如今骨肉重完聚，這一番，離合悲歡實可傷。祝氏夫人心亦喜，蘭臺小姐已歡腸。烏台便往先鋒寓，細細從頭問短長。熊浩告知前後事，尹爺又喜又悲傷。回歸柏府忙收拾，整備與，皇甫全家作住房。又遣家人名尹貴，行途候接到京邦。不談尹府差人接，聊表欽差出帝鄉。一往山東拿撫院，一往滇國路途長。可憐錦繡劉侯府，頃刻時，瓦解冰消要散場。按下去拿欽犯事，且談奏凱返京邦。

話說皇甫少華一戰成功，班師回國。赤雲都將至京口，接著了家人尹貴並御史的親書，已知天子有本拿下劉侯，及差官去拿彭撫院劉太都等事。不覺心中大喜，便寫了一封回字，派十名勇悍排軍，先與尹貴送夫人到京，烏台府中居住。自己押著大隊人馬，隨後緩緩而行。不題。

尹貴家人喜氣高，孤鞍匹馬四蹄跑。當先保護夫人去，先接香車入聖朝。

好走呀！

夫人端坐一香車，轉動朱輪去似飛。勇悍排軍隨後道，家丁尹貴作前騎。滔滔已到都門內，卻值新秋初二期。御史又差人候接，登時馬車入京畿。一臨相府先通報，尹上卿，夫婦相迎訴別離。

話說尹氏夫人先到烏台府內，尹上卿夫婦一同接入內堂。這幾十年不見面的親人忽然相會，倒不覺痛哭起來。

姑嫂同胞會一堂，未曾攜手放悲傷。離懷不盡言千句，見面曾垂淚數行。小姐在旁忙勸住，方同幼弟拜姑娘。一家喜悅排筵宴，久別重逢訴別腸。至晚夫人西院住，香房便在集雲堂。斯時只等班師至，再接元戎王甫郎。慢表夫人先已至，且談奏凱面君王。

話說皇甫元帥復了真姓名，帶了大隊人馬，至初三日午刻直抵都城，遂在彰義門外屯兵待詔。

徵東元帥定朝鮮，上馬回朝唱凱旋。彰義門前安中帳，先差快馬報龍顏。層層劍戟迎紅日，片片旌旗破碧煙。戰馬咆哮搖錦響，將軍踴躍撤雕鞍。一個個，都門待詔英風遠。人人是，寶帳屯兵壯氣添。只等一聲王令下，同赴金殿拜天顏。兩騎快馬如飛報，元天子，大快龍心降聖宣。

話說元天子一聞奏凱回朝在都門待詔，不覺龍心大悅。先差親王等代駕慰勞，又下詔：次日五更，著皇甫元戎同亭山、衛煥一切隨徵將官等同入朝門面聖。再命文華殿梁鑿龍圖閣孟士元，五鼓黎明代駕相迎元帥。

親王奉旨出天朝，聖駕臨軍去慰勞。梁相安排迎將帥，孟公整備接英賢。龍圖父子心悲喜，已曉其中這事苗。想至逼婚情一節，孟士元，不由切齒怒冲霄。

啊唷，劉國舅冤家呀！

用盡奸謀用盡心，千方百計害良人。請將聖旨難違逆，逼走我兒孟麗君。今日少華重出世，可憐愛女已無形。明朝代駕迎元帥，怎見東床坦腹人？孟相龍圖心緒亂，悲歡羞恨滿胸襟。次朝五更連忙起，冠帶完時上馬行。後面相隨諸僕從，前邊引道二紗燈。天街約會梁丞相，兩轎相接一起行。喝道之聲驚宿鳥，齊齊歇在內邊門。天光半白方穿樹，日影微紅已破雲。正在城來相候處，忽聞遠遠馬蹄聲。但見那，十二旗牌過大街，轟天炮響錦旗開。一蹄踏地騰騰過，幡影搖空蕩蕩來。一隊官軍方排道，兩旁士

庶已分開。齊邊立侯各相挨，又聽金鑼幾下篩。

好齊整呀！

五色雲旗五隊飄，百員將士掛鳴刀。紅纓蕩處威風壯，鐵甲搖時氣力高。一匹徵駒來得近，雕鞍端坐美英豪。金盔玉面儀容美，秀目長身品格高。來者先鋒呼勇達，進城一躍下鞍轡。只見他，彪軀下騎正朱纓，飛步撩袍往上行。倒身三拜塵埃跪，禮貌端嚴叫大人。孟相梁公齊下轎，雙雙捉手叫將軍。老夫奉旨親迎接，皇甫元戎可就臨？右部先行言便到，復行三拱就抬身。扶鞍跳上能徵馬，催動龍駒浩浩行。勇達先行方始過，人聽火炮響三聲。又見那，金鑼三聲響堂堂，早來了，千匹徵駒擺道行。人影還隨旗密密，馬蹄卻趁馬鞭忙。層層隊伍明如錦，疊疊槍刀白似霜。擺到無差遵將令，行為有法出軍房。隨征戰將方才過，現出紅袍皇甫郎。只見他，飛虎旗分寶蓋，居中顯出美將軍。胸垂寶鏡黃金字，體掛紅袍白玉。氣象翻新加凜烈，儀容此時更精神。垂鞭端坐龍駒上，好一位，神武天威美俊英。梁相見時惟喝采，孟公見了更傷心。未曾進步迎元帥，先把朝衣拭淚痕。

咳，我那麗君姣兒呀！

你夫今日好光輝，一戰成功奏凱回。他既已無元配婦，自成另去取娥眉。福深女子應婚嫁，命薄姣兒不轉眉。才貌東床無我分，叫我此際好生悲。龍圖學士心淒切，只得當先把禮為。

啊徵東大元帥，恭喜了！皇上命老夫等代相迎。

元戎馬上急相觀，認得西邊是泰山。一陣傷心流痛淚，飛身跳下錦徵鞍。呼岳父，問台安，代駕相迎不敢耽。言乞端然向北拜，轉身又見二朝官。梁公孟相齊行禮，見罷方才復上鞍。元帥執鞭三歎息，戰靴踏蹬罵奸權。若非奎壁生謀意，怎麼得，玉碎珠沉一旦間。孟相聞言心更慘，仰天長歎上魚軒。元戎馬過人聲遠，彩色旗標又上前。靖國將軍騎寶馬，雙籠彩袖坐雕鞍。漫天大帳當中撒，不使軍民看玉人。東征人馬屯城外，還等君王下聖宣。當下元戎趨寶殿，都在那，午朝門外候朝參。亭山衛煥齊相等，二忠臣，復叩龍樓更慘然。頃刻君王升寶殿，鳳凰樓下會千官。但見那，九重官闕九層高，鳳鼓龍鍾兩面敲。玉女乍離金扇動，金童初拜御爐香。祥雲散彩籠丹闕，旭日生輝照赭袍。殿頭渺渺笙簧奏，階下鏘鏘劍戟搖。武將排班參聖主，文官劾笏拜天朝。三呼萬歲東西立，二相趨庭奏事苗。

臣啟奏陛下，奉旨相迎元帥，已在午門候宣。特來覆命。

九重天子喜非凡，下諭黃門降旨宣。二相垂頭東首立，朝門步入眾英賢。成宗座上龍心喜，吐氣揚眉向下觀。只見那，金鑾殿上響靴聲，一眾英才向內行。個個腰中懸寶劍，人人頂上頂盔光。千層繡甲迎初日，一片紅袍映曉雲。天武神威皇甫帥，英姿異品一先行。隨班靖國將軍進，卻是風流美麗君。衛煥亭山登御道，隨徵將士亦趨庭。一個個，揚塵舞蹈參天子；一個個，九叩三呼叫帝君。元主座中觀不細，遙看品格足超群。天顏大悅忙離座，說一聲，多謝將軍定太平。一眾英雄呼萬歲，小臣們，因叨君福得全贏。今朝得勝朝天闕，重拜天顏喜不勝。天子傳宣皆免禮，眾英雄，謝恩退步兩邊分。亭山衛煥心悲感，俯伏金階奏聖君。

臣雲南舊任總督皇甫敬，臣總兵官衛煥，被陷三年，今日重歸面聖。

二臣奏罷跪朝中，皇甫亭山轉痛傷。稽首含悲呼陛下，何期奸佞惑君王。老臣世受天恩重，豈有個，不顧聲順外邦？總有仇家來誣奏，我皇上，還該疑是假投降。如何竟信微臣反，把一個，叛逆之名與敬當。臣子之心惟報效，斷不至，輕忘陛下與先王。可憐被陷朝鮮內，枷鎖纏身日月長。三載惟餐番國飯，數年猶著本朝裳。今能復拜丹墀下，敬謝王恩剖佞良。言訖伏階三叩首，英雄雙淚落行行。長華姊弟齊齊跪，說一聲，立斷忠奸謝我王。天子聞言心淒慘，一聲浩歎叫忠良。

咳！二位忠臣呀！朕今知道，這是寡人昏憤，奸賊當權。

二卿今日得回朝，朕替忠良把恨消。元帥將軍同報國，寡人一一獎功勞。言完賜坐金鑾殿，二位忠臣近赭袍。元帝座中傳聖旨，金言親口宣英豪。

東征大元帥何在？有！臣皇甫少華見駕。

一聲答應好英雄，凜凜英標殿殿中。金甲曾沾徵士血，羅袍乍染御香風。眉如新月尖尖秀，面似桃花灼灼紅。一戰班師歸帝闕，已生成，封王拜相美姿容。朝廷一見徵東帥，急賜花墩坐殿中。御面含歡心內悅，龍身微欠叫元戎。

啊皇甫元帥，卿等所立功勞於一捷本中已悉。朕乃細閱，十分可敬。但不知這幾場大戰還剩下多少兵丁？

皇甫芝田跪下來，聞聽相問笑顏開。微臣奉旨徵東去，只有興來沒有衰。一個兵丁俱不少，還把那，降兵七萬帶將來。如今現在王城外，只等綸音就派開。天子聞言驚又喜，由不得，一敲玉案叫奇哉！

啊噲噲，寡人的這個元帥，竟是今古無雙的了！

朝廷座上喜非凡，御筆高提就授官。寫罷職名朝下遞，鴻臚寺，高聲唱讀在金鑾。

咨爾徵東大元帥皇甫少華聽諭：朕念將軍莫大之功，全忠全孝，封爾為東平忠孝王之職，掌管天下武官，提調諸方人馬。除二品以下的官員，悉憑參罷。爾妻孟氏盡節投池，蔭封貞烈王妃之職，著雲南府春秋二祭，以表芳名。如卿續配，再當奏知寡人，以便加恩，另行敕賜封贈。

鴻臚唱罷立旁邊，忠孝王爺謝聖顏。臣子拜官當盡命，故叨厚恩拜高官。身沾聖上千層德，只盡臣家一點心。惟願我王千萬福，聖朝常坐太平年。英雄拜罷歸班立，聖上重呼女將軍。

徵東孝女行的靖國將軍何在？有！臣女皇甫長華見駕。

班中忽聽轉流鶯，閃出風流女俊英。鳳翅頭盔齊扮額，黃金抹額伏烏雲。披身細甲風流態，體掛紅袍窈窕新。眉似春山青淺淺，目如秋水秀盈盈。玉容絳口桃花態，好一位，福大豐奇女貴人。天子看完心暗贊，果然好個女將軍。儀容秀色真堪愛，先鋒勇達無佳偶，未必輕輕放此人。她若冰清和玉潔，何妨齊體在風宸？

咳！也罷，寡人就做了一個知己的君王罷。

竟將孝女配先鋒，堪稱他們久渴心。未立中宮專寵事，況兼還有眾妃嬪。君王想罷龍顏笑，座上含歡叫坐墩。皇甫長華忙謝聖，雙垂袖袍近朝廷。成宗天子微微笑，面對花容啟口雲。可喜將門生虎女，三年埋沒在山林。官兵征剿剛臨敵，為甚麼，幫了先鋒欺寡人？皇甫長華微變色，駕前一跪不抬身。女臣被劫歸山寨，也不過，整備招兵救父親。所捉將官俱未害，僧善保，如今也在大軍營。未加宣召難趨拜，我皇上，若見其人可問明。已贈旌旗稱孝女，怎麼敢，復當大罪作欺君。寄居山野原非禮，今在王前請罪名。孝女言完連叩首，淚垂粉面默無聲。九重天子龍心駭，忙叫將軍快起身。此是朕躬相戲語，如何輕易認為真？賢卿若此循忠孝，豈有個，不賜恩榮加罪名。天子言完提御筆，高封官職下綸音。含毫判到婚姻事，不覺微微笑兩聲。孝女不知何所意，早見那，鴻臚恭立唱分明。

咨爾靖國女將軍皇甫長華，封你為江陵女侯，欽賜先鋒衛勇達為妻，外加楚郡夫人之位。

長華聞聽玉顏紅，不敢低頭謝九重。天子驚疑猶未語，班中唬倒衛先鋒。心內急，臉微紅，微頓徵靴看父容。衛煥回言須直講，快些隨我出班中。總兵言訖先移步，勇達忙忙扯衣衣。

啊噲爹爹呀！

且休面奏九重知，聖意生嗔怎主持？花燭成親兒有處，喬妝之事且遲遲。總兵見說低聲喝，好歹今朝要奏之。此刻不言何日表，莫非還等吃刀時。總兵衛煥連催促，右先行，只得隨親上玉墀。

啊噲陛下，咳，臣等罪該萬死！

君王大駭問何因，御賜成婚兩不歡。衛煥叩頭稱死罪，臣兒卻是女紅顏。因遭拿解逃災難，扮男妝，寄跡吹台一座山。今日賜婚皇甫女，微臣不敢再瞞天。陰陽混亂應該斬，還望吾王聖意憐。衛煥訴完身俯伏，先鋒叩首奏天顏。

啊唷萬歲爺呀！微臣死罪！

拿解原應袖手擒，因思冤屈不分明。況兼又是裙釵女，正法之時必辱身。故自男妝逃出外，先知有罪逆綸音。吹台原有強人住，臣到其山奪了林。只為男妝遮眼目，故在那，虎狼穴內得全身。那年打卻囚車進，救下了，皇甫千金母女們。臣亦虛為求配偶，夫人慷慨已應承。長華小姐無心願，顏色含嗔欲守身。臣女恐其先自殺，寨中密訴改妝情。於時與彼同盟義，拜認夫人作母親。二女同居無所礙，外邊一概不知因。今蒙天子加恩降，不得今朝不說明。萬死本應臣女受，望施聖念另開恩。先鋒奏罷擔驚懼，伏在金鑾不起身。天子聽明如此語，驚驚喜喜暗沉吟。

啊唷，奇哉！怎說衛勇達不是男人？

孤身避難據吹台，如此紅顏真壯哉。朕道長華行苟且，何期勇達是裙釵。世間奇女應推彼，豈料她，身繞千軍節不衰。

咳，這也罷了。

既然勇達是嬌娃，不得從容納長華。彼有大功兼遜慎，盡堪為後壓宮花。妃嬪三院難拘束，這如今，正治宮闈須待他。皇甫女侯知禮法，必然要，消停宣召入官家。君王殿上心驚喜，拍手高聲說可嘉。

啊唷，可嘉！可嘉！衛總兵你的孩兒竟是個女子，這也是一樁奇事。

女身獨走竟無傷，據住吹台勇莫當。幾次官兵難制服，招兵助戰下番邦。全忠盡孝原無過，朕豈肯，無故加罪不懸賞。

啊右先鋒，你可有閨內的芳名？

奇女階前奏聖主，勇娥二字幼時稱。蒙恩開釋千重罪，犬馬當圖報聖君。天子聞言連說好，果然人亦稱其名。朕躬喜得紅顏將，快往宮中換衣衿。智勇英姿俱出世，看起來，大元長久享昇平。君王說罷天顏喜，回首從容喚一聲。

宮娥們，可引衛勇娥到妝樓更衣。

采女低稱領聖宣，款移蓮步引嬋娟。勇娥父女將恩謝，天子欣然啟口言。更了衣衿參太后，再來前殿聽封官。勇娥再拜聲聲謝，隨了宮娥進內邊。元主寬恩嘉衛女，振宗泣謝退金階。總兵方始歸班列，元帝主，又向亭山虎女言。

靖國將軍呀！

朕想賢卿出將門，如何山寨便安身？原來她是裙釵女，故此權居在綠林。可喜可奇還可幸，若非如此怎全身？聞卿跪拜能消霧，定是天生大貴人。暫授女侯為顯爵，改期一日另加恩。長華再拜方才退，自想江陵舊夢真。暫授一言猜得透，分明天子有深心。當時元主心中樂，又命宮娥引導行。並命宮中朝太后，一同衛女出來廷。長華再拜辭天子，竟向飛龍門內間。元主座中重降旨，綸音又點一將軍。

徵東左先鋒何在？有！微臣熊浩見駕。

英雄舉步出班來，劍■鏘鏘上玉階。真個英雄多虎種，果然福將是天差。一臨殿下端然跪，元主成宗笑口開。

啊唷妙呀！你就是東海當日斬蛟的神將麼？

可奇天地產英豪，竟會衝波斬大蛟。朕若不依司馬本，哪能奇士滿中朝？太平本是將軍定，今日封官謝謝勞。天子言完提御筆，官磨濃墨潤香毫。帝王寫畢封臣詔，鴻臚端捧唱聲高。

咨爾左先鋒熊浩，封為平江侯之職。已故父先人蔭封一品，已故母某氏蔭贈一品夫人。爾妻亦封榮顯夫人之位。生子則蔭襲侯之職，以報爾為國勤勞。

平江侯爵謝君王，垂淚陳言結髮亡。天子即封徐氏女，續弦之歸另加彰。熊君三拜將恩謝，元主重呼一位郎。

呀！朕記得衛總兵有個堂姪勇彪，如今何在？

衛煥先存過繼心，忙忙伏地奏明君。勇彪雖是臣堂姪，已認螟蛉膝下人。天子見言說得好，老卿無後正該應。勇彪趨拜金鑾殿，天子抬頭看一巡。只見其人年少壯，堂堂儀表亦超群。眉長寸半濃如墨，眼有重瞳亮似星。雖說容顏非美麗，天生是個勇將軍。君王看罷提龍筆，寫下鴻臚又唱名。

咨爾隨班效力衛勇彪，封爾為京營都總兵，掌管諸標兵馬。所存父母手足等一併赦回。妻某氏與夫同品。小心供職，無負朕意。

勇彪聽罷稱心苗，萬歲三呼謝諸袍。天子挨名封賞畢，隨徵諸將樂滔滔。亭山衛煥方才上，元帝主，賞過新功謝舊勞。

話說元天子封了諸侯，又召上皇甫敬封為武憲親王，妻尹氏詔賜元順王妃。衛振宗封為華亭伯，妻某氏亦贈韓國夫人。當下眾功臣謝恩已畢，早見衛勇娥改妝參過太后，與皇甫長華一同官娥內監出來。

二位宮娥出錦幃，雙攜玉手■聲隨。君王有意睜龍目，先把姑蘇衛女窺。只見勇娥更了服，果然玉貌好丰姿。烏雲挽髻金簪墜，白玉釵拖珠串垂。楚楚宮衣籠窄袖，尖尖鳳履出彤幃。明如秋水雙鸞目，碧似春山兩道眉。美色頗多如後態，神情哪有虎狼威。若同皇甫千金比，真是花中出兩魁。天子再觀皇甫女，天顏愈覺笑成堆。但見她，寶髻堆雲翠鬢披，宮袍罩體彩霞飛。柳腰半束長垂帶，鳳足還登小戰靴。粉面含花紅淡淡，黛眉搖柳翠微微。果然不是尋常格，這分明，紫府瑤台降玉姬。天子看完龍意悅，神魂不定兩迷離。方誇皇甫千金美，又贊華亭衛女奇。朕若要如心下願，倒不如，長華皇后勇娥妃。

咳！若然如此，豈不是好色的昏君了？

兩個如花一總收，豈非年少太風流。長華納作昭陽後，衛勇娥，配與功臣結風儔。忠孝親王原有配，都是朕，害她墜下望明樓。今朝賠下多嬌女，好把前愆一筆勾。況且勇娥顏色美，少華心下必相投。此時賜與芝田去，可惜了，不選佳人入鳳樓。天子暗思忙賜座，未曾封賞更凝眸。只見少華和衛女，天生一對風儔儔。郎生拜相封侯貌，女列為妃作後流。這等一雙夫與婦，其間何可再圖謀？九重天子心中決，看看花容點點頭。

咳！這是天定的夫妻了。東平王何在？快來上殿。

忠孝王爺應一聲，憂疑不定已心驚。無奈出班參聖主，紅袍招展跪彤庭。成宗帝主天顏笑，傳諭平身聽朕雲。昔日因遭奸佞計，寡人忽略下綸音。誰知孟氏已池死，有害卿家一細君。今日朕躬賠了你，她是個，傾城傾國美佳人。勇娥衛氏真奇女，況且她，曾救卿家一姊門。年貌正當應作配，朕躬今日賜成婚。朕觀奇女姿容貴，做得個，忠孝親王正室君。如在卿家心所願，寡人立判好良姻。東平千歲心驚諭，叩首陳情不謝恩。

陛下呀！

微臣懇切感恩波，不願成婚衛勇娥。孟女因臣方守節，少華何敢復他圖？未能一世為孤客，也望三年做義夫。

皇上呀，臣也知不孝有三，無後為大。

情知不可守終身，父母高堂盼子孫。臣也無心思永守，只求盡義過三春。他年就欲重婚娶，也只是，官誥虛懸付麗君。既無禮義稱正室，如何有屈衛千金？況她曾拜微臣母，許久俱為姊弟稱。今日遽為成配偶，外邊名分不該應。伏祈主上寬臣罪，衛勇娥，另配文修武備人。

陛下呀！

先行熊浩正青年，徐氏新亡乍斷弦。若把勇娥盟姐配，真稱俠女與奇男。臣子不能依聖旨，願皇王，龍心裁奪定良緣。王爺奏罷連頓首，衛勇娥，粉面微紅暗有言。

啊唷，奇哉！好一個無情的男子！

御賜成親不肯應，聲聲只說守前人。豈因孟宅千金義，還為劉家郡主情？可惜奴家空眷戀，何期他意未慇懃。今朝金殿辭婚配，方曉他無念我心。

咳！罷了。這也是他守義的行為，不必怨其薄倖。

平江侯爵也非常，慷慨英明性情良。熊友鶴，品行端方真似我。衛勇娥，衿懷凜烈正如郎。奇男俠女非虛話，一任朝廷怎主張。衛氏勇娥微不悅，班中感動鄴明堂。眉尖慘淡深知己，心內歡欣暗喜郎。

啊東平王，這也難為你了。

少年顯達一英賢，反不貪歡棄舊緣。孤客未能守一世，義夫竟要做三年。金鑾賜配甘辭命，花燭成婚只算偏。如此直言非假意，君侯與我不無緣。

咳！忠孝王呀，

你只聲聲守麗君，豈知即是你師尊。夫妻當面難相認，有負君家守義心。司馬班中悲更喜，靜聽天子下綸音。龍圖孟相聞其語，也覺淒然淚欲臨。暗叫東平賢坦腹，難得你，多情猶念舊時親。麗君易服逃災難，也不知，三載飄流死與生。主弱奴癡應不保，山遙水遠又難尋。欲言兵部尚書事，他現在，入贅梁衙有細君。幾度欲言言不得，怎麼敢，輕輕洩漏我家情。如今愛女無蹤影，辜負了，忠孝親王一片心。孟相含悲頻灑淚，凝眸熟視少年人。明堂偷向嚴親看，陣陣傷心忍淚痕。假正烏紗情悵悵，佯低玉面意沉沉。驚惶暗道如何好，倒只怕，此刻爹爹要奏君。再若悲傷垂下淚，父親一發動疑心。雖然此刻當明認，顯見得，妻見夫榮要做親。聞得爹爹迎春屬，萬般且待母來臨。萱堂若到皇都內，那其間，要說明時再說明。司馬想還存主意，一時全不見愁形。龍圖學士難相認，只不過，暗暗吞悲不出聲。當下朝廷寵意敬，一聲御旨准辭婚。

咳，奇哉！好一對義夫節婦，怎得孟氏重生，成就了卿家百年大事？

忠孝王爺謝九重，平身退步轉班中。君王另判婚姻事，召見了，左部先行衛振宗。先向總兵言細底，卿可要，平江侯爵作乘龍？殿前大悅華亭伯，說道是，御賜成婚敢不從。天子聞言回首問，平江侯，全無違拗謝天容。因思俱做先行將，諒必情緣配合同。況且天生奇女子，正當御賜大英雄。前妻已受金花誥，續娶無爭救命榮。何況勇娥知禮法，不怕她，折磨幼於小孩童。當時熊浩將恩謝，元主成宗又敕封。殿上鴻臚重唱讀，勇娥跪伏聽恩榮。

咨爾右先鋒衛勇娥，敕封爾為奇英女伯加燕國夫人之位，欽賜平江侯熊浩為妻。

皇封讀罷舞朝衣，男在東來女在西。侯伯夫妻同謝恩，君王座上笑微微。殿前封過徵東將，元天子，又向朝班說是非。

啊鄴司馬，你薦賢有功，不可草草加官。明日當今翰林院宣讀，以拜賢卿為相。